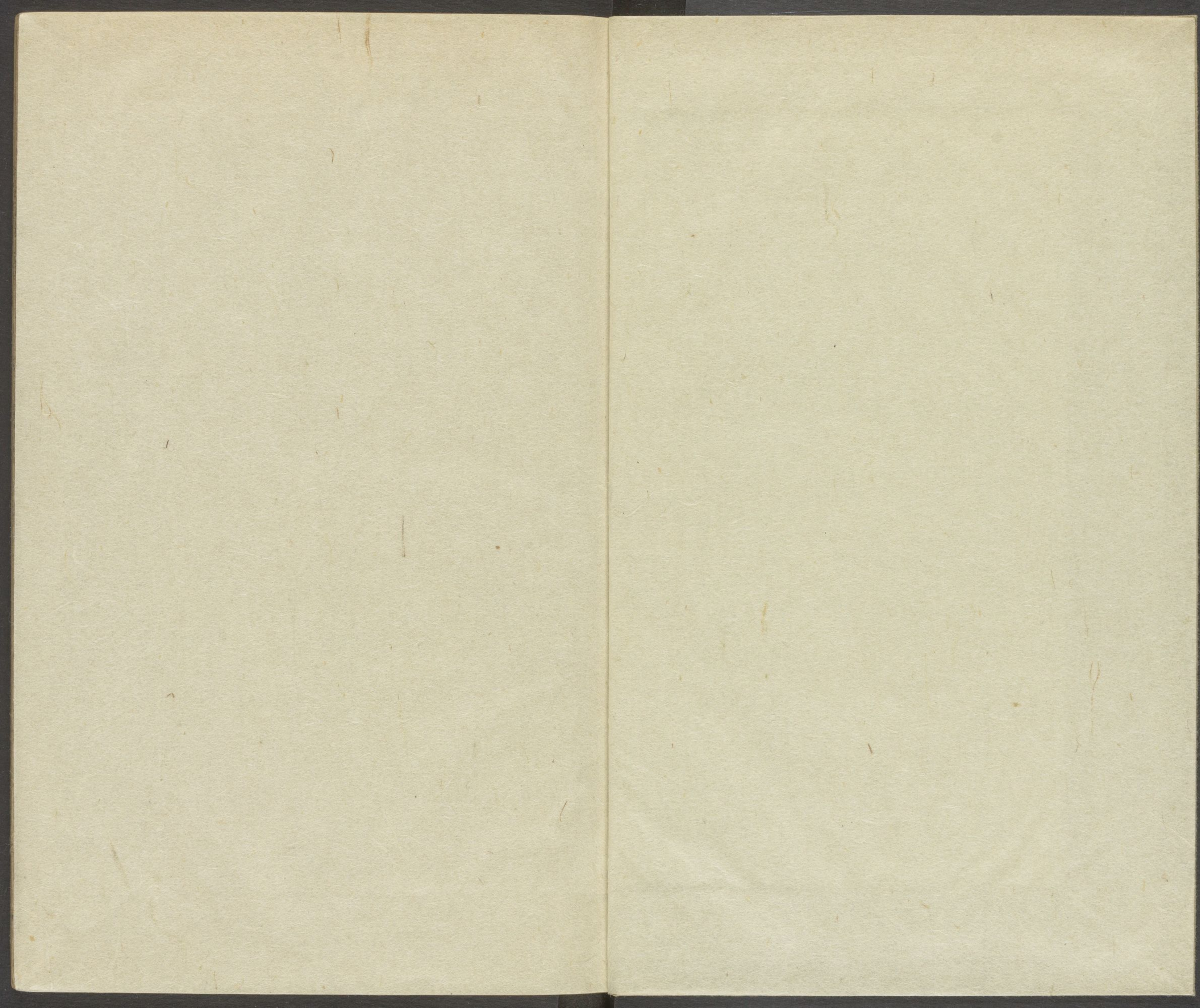


11

T 5747/114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豔異編目錄

卷之十一

幻術部

陽羨書生

幻戲記

殷七七

陳復休

馬自然

葉法善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幻異記

板橋三娘子

青城道士

貓兒鸚鵡

紙衣師

雙聖燈

捉佛光事

大輪咒

水銀剪

殷七子

五部法

紙人戲劇

梵僧難佗

胡媚兒

侯通

畫琵琶

妖怪部

桃花仕女

小蓮記

白猿

獵狐

袁氏

任氏

烏將軍

長鬚國記

紅裳女子

人虎傳

白蛇記

陽羨書生傳

唐 鄭還古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
 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
 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
 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
 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
 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海陸珍羞方帳前器皿皆是
 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向一婦人

陽羨書生傳

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要，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赤明頰可愛，仍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一女人同行，今欲覓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

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生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斃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太元中，彥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

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
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柱鵲高丈餘
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
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
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
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
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
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
連春入夏自巳及昏闕里之間始于廢業寶一日謂

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
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
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
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
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
卽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蓋及九日爛熳如春乃
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
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

株信歸闔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
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
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
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
綴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
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
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
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

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
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
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
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襄城畊農樵採與常
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褻少年多設酒食以
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
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

褒帥李讜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
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
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
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
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
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
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
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攬
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

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
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
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
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竒待之常于
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
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
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雪溪經

口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
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
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
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
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
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
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
牛但見相知無微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
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火

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
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人有收取頃之
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
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
一大者近堦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
相公且未盡殺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堦前
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
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
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

白鷺以水喫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
再三又畫一獮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
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
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
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
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
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
巖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主人夜
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

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
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
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
後松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
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
雷鳴便愈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
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
多題詩句

玄虛志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
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
入居鄂西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
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
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
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
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
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

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
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
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
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
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
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于
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玄宗繼統凡吉凶動靜
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
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

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陽宮觀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

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于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

命人取項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
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
各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
闋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受陛下爲聖
唐正始音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
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
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玄
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卽起卒不顧二
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
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
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
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
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二相二相懼
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疑月中之遊卽夢
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杖空中化爲銀
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帝
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佛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率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小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嚙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

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項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

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

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勲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祇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達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始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繒絮布緇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

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

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
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
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
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閤閤
敬奉始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

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克
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姐也中
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
傷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
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煎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
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
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

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冰斗餘又以暖灰熨

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況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

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
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
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
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
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魘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
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卽
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
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啾啾有聲緘之
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
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
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
突然飛出立於桑抄奪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
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禮多術數在親
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
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
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

施指令罷聲卽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史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禰襜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

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項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

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

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

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通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城，至劔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通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通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坐于席末。通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

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通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通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償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劔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船，間步入林過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

生攻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
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
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
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
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
泊般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
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
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
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
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桃花仕女傳

青門沈仕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編其亭曰風月平分且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棠畧不計其真僞曰吾欲一杯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

仕女
 卷之七
 十一

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一兩枝欲插上頭還住
手遍從人問可相空慊慊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
串金夢裏自家搔鬢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
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閑看鴛
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
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山桃花開紅更紅朝
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
芙蓉肌肉綠雲鬟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
悵莫教長袖倚闌干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間
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卽裂碎之

小蓮記

元 劉斧

李郎中忘其姓名京師人家豪屢典郡公爲人環偉
厚自奉養嘉祐中售一女奴名曰小蓮年方十三教
以絲竹則不能授以女工則不敏數日公欲復歸之
老嫗女奴泣告公曰儻蒙庇育後必圖報公亦異其
言久但稍稍能歌舞顏色日益美艷公欲室之則趨
避異時誘以私語則斂衽正色毅然不可犯公意欲
亟得乃醉以酒一夕亂之明日謝曰妾菲薄安敢自

惜顧不足接君之盛乃再拜自茲公大惑公之妻孫
氏賢甚亦不禁公一夕月晦侍公寢中夜不見公驚
秉燭求之庖厨井厠俱不見公意其與人私頗憤至
曉方至怒甚欲加箠且詢所往小蓮曰願少選當露
于公公引於靜室詰之曰今日不幸見拙於長者不
敢隱諱則手足俱見妾非人也非鬼也容盡陳委曲
妾自愧固當引去公若憐照不加深究則永得依附
以報厚意公曰他皆可恕汝何往而不我報也泣曰
妾非敢遠去惟每至晦夕例叅界吏設或不至坐胎

伊戚亦若民間之農籍自有定分也公終疑焉又至
月晦公開宴醉之以醇酒小蓮熟寐高燭四列公自
守之將曉攫然而興曰公私我厚使我不得去我因
公被罪矣而次夕中夜復失之及曉乃歸公詢之小
蓮袒衣示公青痕滿背公謝焉自茲月晦則失之公
無怪焉公一日病小蓮曰公無求醫公好食辛辣膈
有痰但煎犀角人參膩粉白礬服之自愈果如其說
家人有疾從其說皆愈亦時言人休咎無不驗公尤
愛信或言公之親族其人某日死矣若合符契一日

語公云某日授命當授某州皆合其言公將行小蓮
乃泣告某有所屬不能侍從懷德戀愛但自感恨君
不遺舊時復念之公堅召同行小蓮曰某向一夕不
往已遭重責去餘歲月罪不容誅公知不可畱公行
有日小蓮送公執手言曰公妻到官一歲當化去公
與都漕交兢公亦失意歸妾當復見公宜謹秘之勿
泄公到官經歲妻死會都運到都運責公畱住錢穀
艱阻公事公力辯不聽乃去公焉公中道罷郡妻喪
意尤不足乃入都不以仕宦爲意閑居闔戶終日兀

坐有叩戶者乃小蓮也公喜延之坐公感泣久之因
命開軒置酒命小蓮舞終日極歡是夜小蓮宿公處
踰月乃去小蓮乃泣且拜妾有私懇免長者願以此
身託死長者公曰何遽此言小蓮曰妾實非人乃城
上之狐也前世嘗爲人次室構語百端讒其家婦浸
潤旣久良人聽焉自茲妾獨蒙寵愛家婦憂憤乃死
訖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滿得復故形業報所招例
當死鷹犬苟或身落鼎俎膏人口腹又成畱滯未得
往生公可某日出都門捕獵狐者公多以錢與之云

欲得獵狐造藥死狐耳間有花毫而紫長數寸者乃
妾也公能以北紙爲衣木皮爲棺葬我高壤始終之
賜再拜又泣因出黃金一兩聊備一葬無以異類而
無情公皆許諾公畱之宿小蓮云醜迹已彰公當惡
之公堅畱乃宿翌日拜辭曰陰限有期往生有日無
容款曲幸公不忘平日之意大慟而去公如期出鎮
北行數里果有荷數狐者擇耳中有紫毫者售之以
歸擇日葬之公親爲祭文如法葬於都城坊店之南
迄今人呼爲狐墓焉

白猿傳

唐 關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許洞深入險阻
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扇如故

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徃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八，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組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

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

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諸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感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劔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父者至十年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

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羅衣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水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辨雙劍環身電
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尤嗜犬啜而飲
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踴戲一夕
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獲
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
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
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入以制... 今... 未... 于... 使... 其... 日... 千... 而... 今...

獵狐記

唐 孫炯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
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
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
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
中據方岳之士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于室
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春年而三
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是盡室西

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呵殿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燕王府司思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翫者走者見之必群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

於南潁北里間至是有分於張直方延之覩其利喙瞻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儼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韞戈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

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
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
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
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
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
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
闌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
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
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

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闌曰此乃劔南副使崔中丞
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
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畱請聞于內
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
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闌扉引保母出知
古前知古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
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
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
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欒櫺

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
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腹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
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
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貴金玉奇標既富春
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若以鍾愛稚女
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遇
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
耳知古歛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
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

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
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睠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
斯乎保母聞言譁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
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繁之敬如琴瑟之和惟
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書
路飛且不達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
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
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准待
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

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
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
彼襟靈志之神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燎
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
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邪
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
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
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太叱曰夫
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呼曰火

急斥出無啓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
白梲而登階知古佹僂走於庭中四顧遂謝罵言狎
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誼譁未已知古
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
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輪租車坊飯
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
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
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
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

惟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
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
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
導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栢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
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
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待內則束縑荷鍤
且掘且薰少頃群狐突出焦頭爛額置糞習掛者應
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
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
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汚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
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袁氏傳

唐 顧曼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被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頓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鑿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

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
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
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上、曰不幸衝
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
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
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
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
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
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

者所視、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
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
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
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日有金
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
訝多求詰、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
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
閑雲處士、恪謂曰、旣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繒、一
末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未將寢、張生握恪手、密

謂之曰老兄於通門曾有所援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具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于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

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柰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迤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妖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尙以爲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壽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適必

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劔張生一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劔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世人也恪旣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軟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劔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

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柰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劔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叅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過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決山寺我家舊有門徒

僧惠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
彰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
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鬢携二子
詣老僧院若熟其徑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
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
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
氏側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
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
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求
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
而復返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
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
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
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
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
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
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
舟六七日携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矜睠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旣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子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

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衣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

任氏傳
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藜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

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峯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請峯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以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

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峯迎問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

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追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峯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

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慳者、唯某而已、恐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繫耳、若糠粿可給、不當至是、峯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相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峯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之重之、無所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

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呼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峯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

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
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
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峯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
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
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
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諾矣初任氏加寵
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
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
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

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
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
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
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
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
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
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眚在左股鄭子買以
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
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鬻二萬鄭

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旣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峯峯將買金絲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

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

其他與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
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
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馬借之出
祖于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
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
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于道蒼^犬出騰^犬于
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于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
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
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嚙草于

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鐙間若蟬蛻然
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
崙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歟矣
崙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荅曰爲犬所
害崙曰犬雖猛安能害人荅曰非人崙駭曰非人何
者鄭子方述本末崙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
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
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其伯與峯大笑曰明君若在此而為妖惑何哉因請之
不自樂與人醜異焉徵徒為公死何益三子曰豈有
澳于斯處黑良發藝師女身漸而弱息思能年知亦
濟澳于衣本末峯驚精熾息不語曰則日命與
書峯曰夫難益矣詣其人答曰非入峯烈相果入何
峯問及衣慟卧於干室盡哀命問其姑答曰為夫氏
峯見之喜問曰升于無恙乎澳于為然性日寒矣
則首漸整此翁無所見女双衣遊笑曰翁澳于驚然
則問衣則悉委于地土氣蘇餘澳于發問昏暈然

烏將軍傳

江瑩

代

我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矣
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
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
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
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
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
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耶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

烏將軍傳
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俟立于前若爲僮而待之未幾火光

照耀軍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劔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

鳥鼎軍傳 二
刀因削之置于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
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
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
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
已在此矣尋其血蹤當死亦不久既獲免可出就食
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
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
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
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

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
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終纔無他虞此禮少
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
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爾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
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
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
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
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
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

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
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
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
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
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公矢刀鎗鋏鑊之屬環而
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
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
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煙走出斃
於圍中鄉人更翻共相慶會餞以酌公公不受曰吾

弓同音
誤

年

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
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
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
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
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
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
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
害明矣

長鬚國記

宋王陶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
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
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
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人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
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明麗使者
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
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廉附馬其主甚美有鬚數

十莖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如不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領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戚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

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家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煥發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速勘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勅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

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一鰓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鰓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赦鰓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二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魚也

紅裳女子傳

宋 鄭景璧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舊麗華繁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驚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

蕭或作茶同
茶音奴結反

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檣微蝕一竅如
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生雖衽飾衣衾
畧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
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
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憒然疲滿不可治文書其
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
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
家知狀訟于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
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
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人虎傳

唐 李景亮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號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
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
楊玄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疎逸
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
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
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間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
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欵于郡國長吏楚人聞

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於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微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

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微者。儼昔與微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旣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微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塲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

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
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
怖而惡之矣何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
盡欵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
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
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
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
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
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要

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
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
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
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
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
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
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
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
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班毛

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

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置身林藪未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尚能發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幸控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

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
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
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
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
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
南回爲齋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
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
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
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

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
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
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
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闕然亦貴傳於子孫
也儼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
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
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
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施吾懷而摠吾憤也儼復
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

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
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
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
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
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
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
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
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
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

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
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送此途吾今日尚悟
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旣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
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不餘步土
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
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
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
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
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看之

則虎自林中躍出跑躐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
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賙贈之禮訃於微子月
餘微子自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
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微妻子莞飢凍焉儼後官至
兵部侍郎

白蛇記

闕名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
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
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妹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
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
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
乃笑曰不知郎君肯與出錢貨諸錦綉耶妹遂傳言
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宅中相還不晚李

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及夜方至所止犢
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
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出而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
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
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
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
可但勿以踈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
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
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

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
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荷深愧
李子曰綵帛粗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足指價乎
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
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
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王
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
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
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

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惚，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石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

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阜，莢樹，樹上有十五千錢。樹下有十五千錢，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